

說文解字注匡謬

徐謝山先生家傳

長洲 宋翔鳳 于庭謨

先生姓徐氏元和縣人名承慶字夢祥謝山其自號也祖某官某州牧父某官某府丞為郡中舊族家亦饒裕先生壻於烏程閔氏妻之祖閔峙庭中丞撫吳最久昏姻往來門戶炫赫先生年甚少惟鍵戶讀書所與遊者則嘉定錢曉徵詹事王鳳喈閔學元和江叔濡方正金壇段若膺大令長洲汪明之學博皆精學實學一時大師先生得切磋之益故於小學則專治許氏經學則一宗鄭氏乾隆丙午科舉京兆試與先君以同學友為同歲生翔鳳至象勺之年以比鄰時時過從見其丹黃編削於許鄭之書手不停披又鄭氏之已佚者分別搜羅為鄭氏學積成巨編於乾隆乙卯會試後大挑一等分發山西補孟縣令旋調陽曲升平定直隸知州公

事墨誤捐復補解州直隸知州署汾州府知府先後官山西二十餘年至道光壬午始引疾歸里其時吳門宿儒零落殆盡風氣日下幾於獨學無友翔鳳時為四方之遊隔一兩年過家小住少則兼旬多或累月與先生無日不見談必移晷時段氏說文解字注已行人間先生朝夕矻矻正其譌闕別其是非為段氏匡謬一書因憶嘉慶初年始見段君已過七十嘗言四五十時於經子疑誤求其證據如有十餘處必盡得之今則十得二三而止矣蓋段君先作說文解字讀密行細字每冊寸許凡四十冊於經史百子旁推交通定其文義明瞭然否繁而無冗博而有要同時汪明之先生曾倩書手寫一副本亦未能全段君即世遺書皆歸其外孫宗人主事仁和龔輩祚後龔氏不戒於火藏書盡燬汪先生無後所寫本亦不知何往此正其四十五十時所定者也段君晚暮始刪

繁舉要為說文解字注又恐老而不及期未免求速轉多漏略凡
治許書者羣起而正之翔鳳每與先生談次陳所以改定前人者
恐其誤後人也非有所睚眦也前人之誤亦見有所未及也非必
欲為武斷也故匡謬之作心平而氣和辭達而理舉不獨為前儒
之諱友亦後學之良師也翔鳳於道光辛卯四月過家與先生相
見後即為并州之遊至甲午秋又過家先生已於癸巳仲冬即世
年七十有三蓋自先生之再從弟題直卿侍郎先沒而顧千里澗
濱文學繼之中吳同時論學能追周秦兩漢者遂無幾矣先生之
長子慈仕四川知縣候升同知直隸州丁憂回籍起復後斥賣田
廬盡室以往四川不數年以甄別去官遂不通息耗近何紹基子
貞編修為四川學政去任過蘇言及其巡捕官從九品徐某係蘇
州人人極溫雅出其故祖遺書求序已錄副存之序尚未有也詢

其家世則言其祖為丙午舉人任山西直隸州叔祖即直卿侍郎
卻未言其尊人之厯官存沒也先生尚有側室子一於咸豐改元
將依其三從兄徐綸展成於貴州官所道出湘中見訪贈資而去
展成即直卿之子旋沒於鎮遠知縣任遂不知所往茲追論先生
之學術為之家傳至其居官實心為民無有私過然少卓卓可表
見者故不具也

說文解字注匡謬

元和 徐承慶 謝山

一曰便辭巧說破壞形體

駟 改篆作駟 注云此字从馬則不該云駟聲足矣不當取省聲

按此禍字重文禱牲馬祭故字或从馬去口字而云駟聲足矣
駟是駟之省非也駟云壽省聲不誤

皇 改作皇

按皇亦自字而自解云鼻也象鼻形皇解云省自者詞言之氣
从鼻出與口相助此言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是則
不當从省自也

穀 改作穀

按五經文字木部列檠穀二文注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便移木在左非禾字也他部从穀之字俱無文即依張參亦不當一槩移穀在上段既引五經文字改穀為檠又類推之改此篆作檠餘如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諸字皆改其形移穀於上惟赤部穀子部穀得以免改而穀下尚注云古本篆文當是上體从穀下體从赤可謂迷誤不諭者矣所改各篆筆畫未有增減而變易形體多不成字

副 改作副 注云副字錯本及汗簡古文四聲韻上从竹不誤下譌从副从副鉉本則竹又誤為艸矣古文築作篁亦篁聲按繫傳作副與鉉同从刀當形聲並無窒礙

美 改作第从艸弟聲 注云錯本作美夷聲鉉本作第今鉉本篆體尚未全誤攷廣韻玉篇類篇皆本說文云第艸也知集韻

合第美為一字之誤矣美見詩茅之始生也

按玉篇美始生茅也又美桑也第引說文艸也廣韻美云美秀第云艸也類篇第艸木初生兒其文不同今改美為第以就艸也之訓與玉篇合但美見詩自牧歸美手如柔荑不應艸部無此字既以集韻美第合一為誤而去美存第亦未允

鹽鹽

改作鹽鹽

注云二篆今本从血李燾本注或从血玉篇

血部有鹽鹽二字此艸部鹽鹽蓋後人增之

按此因玉篇艸部不載而以為後人增也然鹽鹽乃菹之重文血部鹽為正字鹽為重文菹訓酢菜鹽訓醢許意自有分別李燾本注誤不必以鄭君菜肉通併之說曲為之解段氏改血从血謂血部字於此重出非也

𣎵

从重八下刪八別也亦聲五字

注云此即今之兆字也廣

韻兆治小切引說文分也此可證孫愐以前𠂔即兆矣又云𠂔
 灼龜坼也出文字指歸文字指歸者曹憲所作此可證孫愐以
 前卜部無兆𠂔字矣顧野王玉篇八部有公兵列切卜部之後
 出兆部又云𠂔同兆此可證顧氏始不謂𠂔即兆矣虞翻說尚
 書分北三苗云北古別字也不知其所本要與重八之𠂔無涉
 豈希馮始牽合而歧誤與治說文者乃於卜部增𠂔為小篆𠂔
 為古文於𠂔下增之云八別也亦聲兵列切以證其非𠂔字而
 說文之面目全非矣𠂔从重八者分之甚也引緯說重八之意
 上別下別則二八矣 卜部𠂔下注云廣韻云𠂔出文字指歸
 蓋古本說文卜部無𠂔𠂔字八部公字即龜𠂔字今卜部𠂔中
 多一筆以殊於𠂔非也玉篇卜部之外別為𠂔部假令顧氏所
 據說文早同今本何為作此紛更乎是必說文無𠂔而增此一

部顯然蓋由虞翻讀尚書分北為𠂔云古別字由是信者讀八
部之𠂔為兵列切又增窠八亦聲於說解中而說文乃無龜𠂔
字矣說文無龜𠂔字梁顧氏作玉篇乃增𠂔部於卜部之後隋
曹憲作文字指歸乃又收𠂔為龜𠂔字而改窠說文者乃於卜
部增𠂔為篆文𠂔為古文又恐其形之溷於八部也乃加增一
筆以殊之紕繆之由厯厯可見又集韻類篇皆引說文𠂔古省
或作𠂔臣光曰按𠂔兵列切重八也𠂔古當作𠂔是則勉強區
分自司馬公始徐鉉徐鍇丁度等皆作𠂔司馬公所襲者夏竦
輩之書也

按許書引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則上文應有八別也亦聲五
字段氏刪之而以引孝經緯為釋重八之意上別下別則二八
矣說本牽強云上別下別亦甚不辭虞翻讀尚書分北三苗云

古別字按說文北茱也別與茱義相通且其字从𠂔何云與重
八之𠂔無涉分訓別𠂔訓分知別同𠂔無疑玉篇北事先見也
形也不訓為分然尚可云顧氏在許後解義不合於古如見於
經者曰億兆曰兆域豈得解億兆為億分兆域為分域乎則龜
兆字作𠂔無足怪矣玉篇部分多本說文而併部十有一字另
出部首者十三字父云杲尤處磬索書牀戈單丈皆說文所有
何獨𠂔字必為說文所無而云增此一部曉然其十二字顧氏
何為作此紛更也兆治小切引說文分也此廣韻誤以𠂔為𠂔
非孫愐以前𠂔即𠂔也云𠂔出文字指歸者廣韻未檢說文并
未檢玉篇玉篇止於另立𠂔部非孫愐以前說文卜部無𠂔𠂔
字也鐘鼎文作𠂔則非改竄說文者加增一筆段氏注𠂔字云
顧野王始不謂𠂔即𠂔注𠂔字又云勉强區分自司馬公始前

[illegible]

噬 改作簠 注云說文有簠無筮則筮者隸變不當用為諧聲
周禮梓人攬攬援簠正作簠从簠聲而省口也又周禮卜筮字
皆作簠此則假借也

按籀下曰从竹巽古文巫字巫下重文巽曰古文巫巫居五百四十部之一為篆正字則筮字亦非隸變不列於重文猶劉由希諸字皆偏有之而各部無其字也籀篆解云易卦用著也周禮筮乃籀省非假借水部有澁何并忘諸

籀

改作籀

注云虫部萬字上不从萬而尸部尸部萬皆从萬

从虫未聞其詳

按大徐本籀萬省聲籀或不省小徐本籀萬聲今籀篆从萬依小徐作萬聲而改重文籀作籀乃臆造也虫部萬舊本繫傳作萬乃从虫萬聲之字後人益因重文籀而誤為萬段氏未攷舊本繫傳耳聖人云不知而作之我無是也既曰未聞其詳何以敢於改篆

⑤

改作目

注云从小徐也大徐本誤

按繫傳古文齒字與鉉本同

齒

改作齟

注云各本篆作齟从齒从匕初忍初覲二音殆傳

會七聲為之今按其字从齒匕七變也今音呼跨切古音讀如貨本命曰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生齒八歲而毀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毀與化義同音近元應書卷五齟舊音差貴切卷十七舊音美貴切然則古讀如未韻之繫蓋本从匕匕亦聲轉入寘至韻也自誤从匕旁元應云初忍切孫愐云初莖切廣韻乃初覲切集韻乃初問恥問二切其形唐宋人又譌齟从匕絕不可通矣今當依舊差貴切

按大徐作从齒从匕初莖切小徐作从齒七聲朱翱楚覲反非傳會七聲也孫星衍曰大徐無聲字似以為會意据七聲亦通當緩讀得之段氏謂毀與化義同音近引陰以陽化陽以陰變

說从匕之義不思陽立於匕許云匕陽之正也列子天瑞篇易
變而為一一變而為匕毀齒是變非化變者更也此毀齒更生
其字从匕於義甚通若依小徐作七聲音亦無乖不得以說文
匕訓變輾轉解釋以就其說而改匕為七一切經音義兩引說
文卷五云初忍反古文音差貴反字从齒从匕聲卷十一云初
忍反舊音差貴反字从匕也既舉舊音仍云字从匕其不从匕
可知又卷十一羌貴反羌乃差之譌字段氏仍之亦見其疏

𠂔

改作𠂔

按鉉錯俱作𠂔一本作𠂔段氏皆不从

言音二篆并偏旁字俱改中筆口作一他部从言从音字及童妾
字中畫俱作一

按徐鉉疑義篇云言字中畫本直段氏以从辛之字中畫不當

上曲故一律更改但鐘鼎文从言音章童字中畫多作凵非獨小篆也古來相承筆畫於六書義無乖戾不必改

𠂔

改作𠂔 注云各本篆作𠂔从𠂔下有交省聲三字淺人所

妄改也今依玉篇九經字樣訂顧氏唐氏所據說文未誤也

按說文云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其从𠂔交省聲五字皆後人所增也但不得因此二語之非而改篆文玉篇九經字樣皆楷書据楷法作篆謬矣且九經字樣辨要為隸變非謂𠂔為誤段氏並改萋艱旒篆俱不成字

改籀文隸作𠂔

注云此依小徐右从聿左从籀文

按小徐左作𠂔

改古文書勸从聿田

注云此依錯本

按錯本與大徐同

應作改古文書勸作𠂔

改古文睦作𡇗 注云此从古文目夫聲也各本作𡇗則从四非字意也今依戴氏六書故正

按戴侗多杜撰字依以改說文所謂怪舊𡇗而善野書

改古文𡇗作𡇗 注云此依錯本

𡇗𡇗作𡇗亦徐同不𡇗𡇗𡇗𡇗

按繫傳與大徐本同

𡇗 改作𡇗从𡇗从月 注云各本篆體作𡇗今正禽獸所食不皆肉𡇗者殘也月者缺也於禿𡇗之意近廣韻十五鎋有此字與則明同音是其字之从月可知矣

按此謂𡇗為禽獸所食餘非謂禽獸所食餘皆為𡇗也食餘从𡇗誼已可見何必又以月有缺義而改从月此本篇韻易篆細審之則說文非誤也廣韻寒鎋韻兩收不得以同音字為證

𡇗 作𡇗

按以小篆法書之豐銳停勻即非古文面目故舉出之若其筆迹小殊非有心立異者蓋亦略而弗及

𠂔

改作𠂔

注云兩旁蓋亦从八之意

按所改無从八之意強為之解也玉篇𠂔古文依說文之體改古文𠂔字作𠂔

按鉉本作𠂔錯作𠂔

𠂔

改作𠂔

注云鉉本篆作𠂔錯本篆作𠂔今按當是从𠂔从

一一者傷之象剝之所入也𠂔省則作𠂔小徐本井部𠂔米部梁皆从𠂔考桐柏廟碑梁字羊竇道碑梁字五經文字唐石經皆不作𠂔今人作隸書梁梁皆从𠂔非古法不可以也

按說解从𠂔从一篆作𠂔可知从一即右一筆稍側體勢然耳段必曳長之審其篆形一畫亦用側筆不平也玉篇引說文作

𠂔 繫傳作𠂔 𠂔 梁字同段所據錯本乃轉寫誤 桐柏廟碑唐石
經等隸楷字从𠂔 𠂔 者省便 依篆為隸則可未聞依隸楷作篆者
乃云隸書从𠂔 𠂔 非古法 豈其然乎 况𠂔 乃段氏臆造 凡𠂔 梁梁
諸字皆改从𠂔 𠂔 不成字 又徐鍇曰 一刃所傷指事也 較一者傷
象之說通順多矣

𠂔 𠂔 古文匚作匚 注云各本作从匚 飢飢非聲也 从方从食九
聲也

按段氏以𠂔 字古讀如九 其六書音均表以九聲 𠂔 聲同列弟
三部 又撰周禮漢讀考云 𠂔 字古音同九 其古文作軌軌古音
亦同九 𠂔 為秦時小篆必从周人作軌也 今本注九譌作几 非
其聲類 又於𠂔 古文也之上增一軌字 以符己說 今攷鐘鼎文
𠂔 字多从𠂔 从𠂔 則決非秦時始有此篆 周禮小史鄭注故書

張似當作

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簋古文也几簋在五
旨飢在六脂周禮注几非諱字說文古文簋字从匚飢九軌字
下不云古文以為簋字是漢讀几簋飢聲類相从且增改舊文
而以為證乃後人之臆斷非古人之本旨也

改簋古文匚作匚

按周有張仲寶匚中筆不直

改匚古文王作王 注云此為象手持之

按字形左戾未知何本

改作 注云玉篇作𠂔 又改从曰作从曰

按玉篇易篆作楷故作𠂔不得据以改篆木部𣎵部𣎵部
𣎵皆改从曰曰非

改古文喜作𣎵 注云蓋古文作𣎵轉寫誤耳

𣎵篆改未改但於公曰下增一𣎵字似亦當

匡謬一
按欠部歟卒喜也與此重文喜同字玉篇喜下云歟古文出說
文欠部作歟卒喜也兩字異形可知說文欠部歟乃轉寫之誤
此古文喜不誤也段氏肌改从亼而欠部歟下注云重出未詳
蓋如女部嬖之例前後異詞不自知其刺謬

改古文豆作亼 注云錯本如此作玉篇亦曰亼古文當近是

按今錯本與鉉同豐古文二徐本亦从亼玉篇豆古文作亼豐
古文作豐非亼也與姬冥豆相亼差相近止少上一筆單疑生
亼作亼單癸亼豐字作亼當是段氏所本此筆畫小有異同並
非舛誤不當用彼改此段氏并改古文豐字失之矣

姬冥豆相之相當是作之誤

錫 改作錫从食易聲 注云各本篆作錫云易聲今正按錫从

易聲故音陽亦音唐釋名曰錫洋也李軌周禮音唐是也其陸
氏音義周禮辭盈反毛詩夕清反因之唐韻徐盈切此十部音

轉入於十一部如行庚觥等字之入庚韻郭璞三倉解詁曰楊音盈協韻晉灼漢書音義反楊憚為由嬰其理正同耳淺人乃易其諧聲之偏旁玉篇廣韻皆誤从易然玉篇曰錫徒當切廣韻十一唐曰糖飴也十四清曰錫飴也皆可使學者知錫糖一字不當从易至集韻始以錫入唐韻錫入清韻畫分兩字使人真雁不分其誤更甚錫古音如洋語之轉如唐故方言曰錫謂之饴郭云江東皆言饴音唐

按辭盈夕清徐盈徒當切皆非易聲人皆知之然說文止有从易之字無糖字周禮毛詩注皆从易玉篇廣韻經典釋文無从易者謂淺人易其偏旁當不然矣方言錫謂之糖郭云江東皆言唐云謂之糖則錫糖非一字如飴謂之饴非飴即饴說謂之饴非饴即饴又錫謂之饴饴豈讀錫為饴饴乎玉篇飴訓錫錫

下云飴和饀也廣韻飴飴二字互訓玉篇有饀云饀餅餌也又
糖飴也廣韻同如飴糖一字篇韻當於飴下云糖同上釋名飴
小弱於飴方言云凡飴謂之飴自關而東陳楚宋衛之通語也
飴在七之古與支通用惟段氏謂必不可通耳所謂易聲者或
古讀如飴而辭盈夕清徐盈徒當之音在後與古讀不能盡曉
不敢妄為之說要之集韻以前飴字無从易者二徐不審古音
之異於今音於相近之聲云从某某聲者往往刊落而飴字並
不疑其非聲必有所見矣

餒

改作餒从食妥聲

注云各本篆作餒解作委聲非也今正

論語音義曰餒奴罪反說文魚敗曰餒本又作餒字書同爾雅
音義亦云餒奴罪反說文魚敗曰餒字書作餒別字書於說文
則陸所據說文从妥明矣按妥聲乃與奴罪切音相近若五經

文字云餒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餒為飢餒以餒為餒餉蓋張時說文已改从委聲與陸所據不同故其字各異餒為餒餉俗字許艸部作姜

按經典釋文屢稱字書錢少詹事大昕以爾雅釋文證之謂即字林也陸氏於說文字林往往互譌蓋唐人以此二書試士學者童而習之或元朗記憶有誤未檢本書耳五經文字云餒奴罪反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餒為飢餒以此為餒餉之餒字書無文明餒為後出字非說文廣韻餒為正字餒云上同必孫愐舊文也今云陸所據說文从委張參時已改从委聲未知陸後張前何人好改古書如今之段若膺者又云委聲與奴罪切音相近十四賄四紙三十四果段氏六書音均表皆各自為部而合用類分之韻紙賄果同為一類何以委音近而委音遠且其所

列諧聲諸字罪聲與委聲同部與今注自相矛盾玉篇餽奴罪切飢也一曰魚敗曰餽雖不言說文實用說文釋解也又云於偽切餽飼也荀子臣道篇若餽飼人餽非俗字段於女部增委篆故必多改委聲字以證之

錫

改作錫从矢傷省聲 注云各本篆作錫注曰易聲鉉於傷

下錫下曰錫省聲知字本作錫今正為傷省聲

按二徐篆俱作錫解曰易聲錫下錯作易聲鉉錫省聲傷下鉉錯俱作錫省聲段氏因錫傷解義作錫謂字本作錫而錫傷下錫省聲字又作錫未知何說玉篇作錫與說文同廣韻作錫與說文異而說文錫傷兩字解內作錫與本篆異此傳寫失真也鈕樹玉曰錫省聲者省矢作人非省錫為易鈕書所說詞悖多不毫達且未免專己守殘而此語極明晰

棟

改作欄解云欄木也从木蘭聲 注云各本篆作棟下文云

東聲今改正郎電切考工記以欄為友字作欄許於藥下云木似欄則此當同考工記可知廣韻廿五寒欄下云木名从古字古音也欄俗作棟乃用欄為蘭檻俗字欄實曰金鈴子可用浣衣郎電切

改正下郎電切字樹下虎

按玉篇棟木名子可以浣衣來見切其字在棟下柘檠之上與說文次第合欄木欄也力寒切相隔甚遠廣韻廿五寒欄木名落干切卅二霰棟木名鴝鷀食其實郎電切是篇韻以為兩字六書故云棟郎電切今謂之金鈴子欄郎干切考工記悅氏涑帛以欄為友說文藥本似欄而無欄字類篇欄木名桂類今以為闌干之欄段氏合為一字以欄易棟謂棟俗作非也淮南子七月官庫其樹棟則棟乃古字考工記以欄為友字作欄蓋欄

與棟通字之形聲異而義有同者許書所以有棟無欄篇韻之
字滋多棟欄並收且玉篇又主欄為木欄之訓棟則無此義也
欄以落干切為正音既以廣韻為是仍不依其音而獨用郎電
切未知其悞

本 改作本云木下曰本从木从丁 注云此篆各本作本解云
从木一在其下今依六書故所引唐本正本末皆於形得義其
形一从木上一从木丁而意即在是金書如此者多矣一記其
處之說非物形也

末 改作末云木上曰末从木从一 注云此篆各本作末解云
从木一在其上今依六書故所引唐本正六書故曰末木之窮
也

按戴侗六書故根據說文者皆是其與說文違異者皆非此本

末字戴氏从說文不以唐本為可據也其言曰唐本說文本从木从下末从木从上郭忠恕同以朱例之此說似是而實不然是戴氏述之而以為非段氏所依實汗簡也許敘篆文合以古籀郭忠恕所錄古文非皆說文所采多不可信繫傳本篆下云一記其處與末同義指事也一在木下者本一在木上者末視而可識察而見意錯說是也於形得義其說不可通未有憑空立形而意隨之者木上曰末木下曰本與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何異

挺 改作挺从木延聲

按从延之字段書多改从延

氏不誤

改築古文簠作簠 注云此从土簠聲也今本篆體譌舛故正之按玉篇築古文作簠蓋本說文

凡却延安步延也从止延長行也从延人聲義異由人協而為一誤甚凡从延字皆作延似疑

改拙文梧作匚

注云鉉本作

鉉本作匚下李

按錯本與鉉同

豐

改作豐 注云解云从寸从臼而各本篆體作豐誤今依玉

篇廣韻集韻類篇更正 又从巢省上增臼字 注云今補臼

者巢之省

按从巢省不當無一徐錯曰臼與一即巢之省其言是也臼下云从巨曰不云从巢省段氏凡測妄增臼字謬甚玉篇諸書作𠂔乃隸省不當據改 說文又手也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𠂔謂之寸口此云从寸曰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寸或本作𠂔段氏固云古寸與又通用矣上林賦貶君自損漢書作𠂔師古曰𠂔古貶字文選作𠂔晉灼曰𠂔古貶字或晉灼所據篆从又隸作𠂔也特字書相承作𠂔未敢妄斷要之又訓手解云人手

未可即以二徐本為誤

鄒 改作鄒

按五經文字臬作臬段氏依之遂并改此篆

暉 改作暉 注云暉當作暉周禮暉作暉古文段借字鄭司農

云暉謂日光炁也日光氣謂日光捲結之氣釋名曰暉捲也氣
在外捲結之也日月皆然孟康曰暉曰炁也篆體日在上或
移之在旁改其訓曰光與火部之暉不別蓋淺者為之乃致鉉
以暉為新附篆矣王問切大徐許歸切非

按玉篇暉下云或暉字魏元象二年高湛墓志六合更暉與依
飛為韻是暉即暉字隸乃移日於上也呂覽高誘注暉讀如君
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旬布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暉也淮南
子高誘注曰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說文無

暈字古皆借用運讀為君是古有暉君二音無王問切朱紉訓
歸反何獨斥大徐之非孫星衍曰暉俗作暈鉉增為新附贅矣
替 改作替 注云各本篆作替執聲作執聲五經文字亦誤今

正

按段氏因執聲與私列切不協以意改篆經傳未有从執者

盟

改作盟从囟皿聲 重文盟盟俱改从皿 注云各本从血

今正錯皿作血云聲字衍鉉因作从血刪聲字今與篆皆正朱
盤玉敦器也故从皿

按歃血以盟故字从血非皿聲若以珠盤玉敦為器字當从皿
則執牛耳又將从牛手安有舍會盟之義而因其所用之器以
立字者其說不可通

束

改作束 注云小徐本及大徐宋本皆同惟趙鈔本宋本作

从木邑邑亦聲五音韻譜有同之者殊誤蓋篆體一已在木中
寫者屈曲反覆似从二邑因改此解又於前部末增邑篆邑音
胡先切則用為聲之篆不當胡感切也

弓當作弓各篆內宜更正

按徐鍇曰尸即弓字玉篇引說文亦作束非寫者之屈曲反覆
以致沿誤也改作束棘并炙稻文隸亦改作隸俱不成字

鉉 改作鉉

按字取鉉聲鉉鉉音同必改从鉉未知其意

秀 注云上諱二字許書原文秀篆許本無後人沾之云上諱則
不書其字宜矣不書故義形聲皆不言當補之曰不榮而實曰
禾从禾人人者米也出於稭謂之米結於稭內謂之人禾稭內
有人是曰禾玉篇集韻類篇皆有禾字欲結米也而鄰切本秀
字也隸書秀从乃而禾別讀矣

按東觀漢記云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十三莖九穗大於凡禾縣界大孰因名曰秀非从人之禾也玉篇禾禾字下與說文同禾厠雜字內明為後出字石鼓文國山碑皆作秀並非隸書

窳 改作窳从穴卯聲 注云各本作卯聲今正窳見左傳釋文音力救力到二反則从卯雙聲可知矣漢公孫賀南窳侯表作南窳字皆从卯音力救切誤从卯乃匹貌切矣

按玉篇窳普孝切窳也害也藏也又力救切地名廣韻卅六效命起釀亦大也匹兒切窳上同說文害也四十九宥力救切地名左傳與之石窳之田是篇韻隨義異音而止一字陸德明左傳釋文窳力救切又音力到反則兩讀周禮考工記圉窳倉城注穿地曰窳釋文窳古孝反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窳高誘云

穿地曰窳荀子榮辱篇有困窳楊倞注窳害也匹貌切此訓害讀匹貌切漢書公孫賀傳封南窳侯師古曰奔窳字同音普教反則小顏并地名亦不讀力救反也經傳史書無作窳者惟韻會補云从卯之字音砲从卯之字音溜段氏因之而刪窳作窳肆意刊改以求異於前人誣妄甚矣

改古文疾字作𠂔 注云各本篆體作𠂔是仍與小篆無異今正攷竊篆下曰𠂔古文疾童篆下云𠂔古文以為疾字此𠂔為古文疾之明證而集韻類篇皆曰𠂔古文疾𠂔籀文疾此丁度所見不誤之明證也其曰籀文作𠂔又作𠂔者乃當其時已有誤本同今本而因併入之又謫古為籀也

按許氏采錄舊文定為正字者以小篆法書之其重文或古或籀或篆有字形迥異者有筆畫稍殊者有同此偏旁而篆法不

同者大抵古文中豐而首尾皆銳小篆豐銳停勻重文仍用古文筆法是其區別如古文外古文巨古文商之弟二字皆與正篆無異所用小篆法書之古文則作𠂔秦權有𠂔用古文非李斯小篆也許書解義言古文如二𠂔𠂔皆不列重文云古文以為某古今異用又一例也

𠂔

改作𠂔从𠂔𠂔省聲

注云大徐厲作𠂔不誤

按大徐作𠂔省聲不作𠂔如段所改从𠂔無可省矣大徐𠂔省者省虫也小徐厲省者省𠂔也而𠂔則同𠂔不成字

改𠂔籀文作𠂔

注云各本从𠂔今按尸部𠂔字也故正之

按解云皮剥也故籀从皮古文皮作𠂔籀文皮作𠂔是本書不誤改从𠂔非

𠂔

改作𠂔从𠂔固聲

按痼本字作痞

小徐曰執下聲字

執

改作執从巾執聲

注云大徐曰从執小徐曰執皆誤今正

按字書皆从執廣韻六至脂利切十三祭舒芮切段以執在緝韻改从執以合舒芮切也廣韻兩音同訓禮巾皆非執聲然則大徐本作从執無聲字不誤改从執則為杜撰

慥

改作慥

注云各本作𢇛聲篆體皆誤作慥今正

按玉篇慥奴回奴昆二切廣韻十五灰乃回切古之善涂者二十八翰奴案切與羅同音注云中攔又塗著也魂韻無此字篇韻字皆从𢇛段注煩言碎詞以𢇛聲與乃昆切不合謂因𢇛得聲不知乃昆奴昆切聲之轉也乃回奴回切與𢇛聲正合廣韻奴案切與羅同音即本說文字亦作慥不得以車部𢇛字例之卒改作卒刪解內者下衣字注云宋本及御覽韻會玉篇

覲

改作覲从見民聲

注云各本篆作覲解作氏聲氏聲則應

讀若低與讀若迷不協廣韻十二齊覲病人視兒集韻類篇覲
覲二同集韻類篇又民堅切訓病視蓋古本作覲民聲讀若眠
者其音變讀若迷者雙聲合音也唐人諱民偏旁省一畫多似
氏字始作覲繼又譌作覲乃至正譌並存矣

按玉篇覲莫奚切病人視廣韻作覲莫奚切其字列於迷下與
玉篇音同而从氏从民異玉篇本說文則覲為正字氏迷同入
齊韻讀若迷正諧聲字非从氏止可讀低也唐人諱民缺末筆
偏旁从民者改从氏何獨覲字轉輾致譌其說不確

攷

改作改从欠已聲

注云各本引省聲式忍切今正曲禮笑

不至矧注云齒本曰矧大笑則見然則笑見齒本曰矧大笑也
不壞顏曰改小笑也二義不當同音淺人因已與弓略相似妄

合之耳玉篇於歔歔二文下曰改呼來切笑不壞顏也此希馮
所據說文也於歔歔二文之間曰改呼來切笑不壞顏也此孫
強陳彭年輩所據說文誤本也又云齒本曰矧謂矧即斷之
段借也大戴高柴執親之喪未嘗見齒盧注曰晒則齒見笑則
矧見按論語夫子晒之馬曰晒笑也蓋矧即晒盧注未覈說文
無晒後人因晒矧造改耳

歔歔二文之間曰改呼來切笑不壞顏也此希馮

按說文改笑不壞顏也盧注大戴禮晒則齒見笑則矧見分別
二義亦以晒為小笑見矧為大笑小笑故不壞顏矧見與鄭解
同說文矢部矧況也詞也經籍相承作矧又曲禮笑不至矧注
云齒本曰矧段氏謂即斷之段借是已說文況也詞也此矧之
正解許書有改無晒有改無矧晒為改俗字矧為改俗字改與
矧音同字異而解亦殊淺人無由妄合也謂晒即矧乃淺人妄

合之謂因哂矧造改乃妄人武斷之耳玉篇改改同訓笑不壞
顏果何所見而以改為顧野王所據說文改為孫強陳彭年所
據誤本若因改前改後區別則玉篇列字次第與說文本有參
差在後各字不皆孫強輩增入果據誤本當以改為改何以改
改並收或以音異兩存則所據誤本必有說文云三字以別於
改玉篇之字滋多豈得以說文所有者為誤本反謂所無者為
原書段氏喜立異說輕改舊文大率類此

𩇛

改作𩇛

注云鈕樹玉曰各本篆體右作覺誤也此从古文

百

𩇛

改作𩇛

注云各本右作覺誤今依集韻正又左體之夾今

改从籀文大

按上二字二徐本所載籀文右體非𩇛非𩇛例以頂字重文注

云或从首作而篆體誤从覓則其誤同矣是所改為有據然額
籀文頤顯籀文頂字皆从覓顏頰之篆或皆从覓不與玉篇同
當存疑以俟達者審之

顙 改作顙

按改省一畫不可解

參 改作參

參 當是參 篆形誤

按字从京省所改非也

詞 改作𠄎解云从司言 注云此字上司下言者内外之意也

郭忠恕佩觿曰朗詞之字是謂隸行本作𠄎服李文仲字鑑曰
詞朗崩秋說文作𠄎服𠄎𠄎𠄎是可證古本不作詞今本篆作詞
誤也

按李文仲語即本郭忠恕服𠄎𠄎𠄎說文篆體也詞作𠄎非說文

玉篇廣韻引說文皆作詞籀文作詞鐘鼎亦無作畀者信宋元人書為古本而謂他書皆誤是後人而非前人不可為典要以上司下言為內外之意其說迂曲易象以上下卦為內外不得取以釋篆體

魂 改作寬 注云李文仲字鑑曰說文本下形上聲今作魂右形左聲如詞朗崩秋今从隸變又召字形在左則為叨含字聲在右則為吟字畫稍改則為別字李氏在元時猶見說文舊本故畀寬等字不誤今大徐本皆作魂惟小徐本作寬廣韻集韻韻會亦作寬乃汪啟淑刻小徐書剪割俗刻說文之篆文付梓人而抄本寬字不可復見矣畀之必司上言下者意內言外之象也寬之必鬼下云上者陽氣汙汙而上之象也曰云聲者舉形聲包會意

按舊本繫傳作魂玉篇云魂亦作寃則魂非隸變段據抄本繫傳謂汪啟淑剪割俗刻說文付梓非也蓋魂寃諸書通用而說文篆自作魂朕翯烱說文本不作朗崩秋何得據李文仲之言紐合為詞魂二字作暑寃之證以顧野王及南唐二徐不足據確信元人所見為舊本其說甚偏字畫移易即成別字不止召含二文魂从鬼云聲云在左與云在上者字畫移易並非另為一字例以召字形在左為叨含字聲在右為吟疑誤學人殆非淺眚又因廣韻引白虎通曰魂者沚也猶沚沚行不休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魂併合二義傳會其說曰鬼下云上者陽氣沚沚欲上之象然則魄歸於地將改篆作魯有是理乎白虎通魂者沚也乃言其義非釋其形通人如此其蔽良可怪已

魁重文合二篆而易其形曰籀文注云此篆今訛為二彙古

文也。衆籀文也。與解語不相應。亦與𠂔部立部不相應。今刪正。

嶮

改作嶮

解仍作从山萬聲

注云虫部作𧈧毒蟲也。从虫上象形。依

隸从虫从萬則誤。

按虫部𧈧繫傳本作𧈧。韻會同段氏𧈧信韻會獨此。又欲立異。

屬

改作屬从厂𧈧省聲

注云說文萬與𧈧篆形絕異。屬从𧈧

省則字當作屬。而隸體𧈧作𧈧。屬作屬。皆从萬非也。後人以隸改篆。則又篆皆从萬。漢隸存者作𧈧。作屬可證也。今篆體及說

解皆正。

屬

改作屬

注云各本篆从萬下虫非。是漢人隸多作屬。不省

按虫部𧈧繫傳不誤。而大徐本作𧈧。後人因重文𧈧而改為𧈧也。屬从𧈧省聲者。省虫也。改篆作屬不成字。屬作屬亦非。周鼎

癘字从萬非以隸改篆明矣注又以隸證篆更謬

礪 改作礪从石見聲 注云此篆各本作礪从石良聲魯當切

今正子虛賦礪礪礪史記文選同漢書且作礪以音求義則當為礪礪而非礪礪此賦言水波大至動搖山石石聲礪天礪礪者石旋運之聲也礪礪者石相觸之聲也礪篇韻皆音詣眼切古音讀如痕可以見石旋運大聲而礪礪字祇可見清朗小聲非其狀也音不足以見義則斷知其字之誤矣漢桂陽太守周憬碑斷礪礪之電波此用子虛賦也而礪作礪釋名曰雷礪也如轉物有所礪雷之聲也最為明證左思吳都賦控機雷礪亦用子虛賦字而俗本謔作礪李善不能是正且曰音郎於是韓愈本之有乾坤擺雷礪之句蓋積謔之莫悟久矣至於許書本有此篆可以字林證之周禮典同釋文曰字林礪音限云石

聲此必本說文說文必本于虛賦也至於許書本無礪字以琅
从良聲當訓為清澈之聲非石聲思元賦伐河鼓之礪礪古作
琅未可知也周禮典同高聲礪注云故書琨為礪杜子春讀礪
為鏗鎗之鏗礪字見於經典者惟此

按子虛賦礪礪礪礪史記文選皆作礪吳都賦作雷礪思元賦
作礪礪皆礪字之明文而段氏稱史記文選皆誤又謂李善不
能正復設疑詞曰古作琅琅未可知釋名雷礪也並不作礪太
平御覽音郎乃改作礪而以為明證并斥昌黎詩用雷礪為積
譌莫悟一舉抹倒以就已說至字林有礪不可以證說文本有
此篆子虛賦作礪乃段氏自以意說豈可以誣說文為本子虛
賦作礪玉為礪力唐切礪礪石聲其字次第與許書同礪諧眼
切石聲廟礪礪之間皆許書所無之字廣韻十一唐礪下云礪

磻石聲廿六產礪石聲礪同訓石聲而礪云礪礪本于虛賦
礪下不引礪礪也周憬碑乃隸書不可據以改篆周禮典同注
故書或作礪杜子春讀礪為鏗鎗之鏗此言故書有作礪者與
字當為某故書或作某不同後鄭并不从杜讀竊意礪礪形相
似轉寫有異同耳段刪去注中或字改讀礪為讀礪以見其說
之確不可易況即讀礪為鏗亦止與樂記之鐘聲鏗同而非石
旋轉聲也水石相搏聲如洪鐘如東坡所云噌吰與夫竅坎鏗
鎗皆水波入石涵澹澎湃風水相吞吐非謂石旋轉崩弛之聲
也于虛賦礪石相擊礪礪礪礪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
師古曰礪石轉石也蓋礪礪者水石衝激之聲礪礪者石相觸
之聲也漢書字作琅乃琅礪通用音同形近可信其必非礪也
良聲於七音為變徵次濁礪字重讀以音求義未必當訓清朗

小聲謂許書有礪無礪此段氏武斷

礪 改作礪从石析聲 注云各本篆體作礪今正周禮音義云

礪音摘它厯反徐丈列反沈勅徹反李又思亦反知周禮寫本故不同徐邈沈重本作礪从折聲李軌本作礪从析聲以先鄭讀為槌許云上摘山巖準之蓋作礪者是作礪者非今本周禮說文作礪皆誤本許以摘訓礪以疊韻為訓也集韻先的切依李音大徐丑列切依沈音

按讀為之字不必皆同部周禮礪族氏先鄭讀礪為槌非以字从析也賈疏以石投擲毀之折於毀義為近不必从析礪是礪非段氏之臆斷也鄭康成云古字从石折聲周禮說文皆非誤本

礪 改作礪从石延聲 注云各本作延聲今依臧晉字正

按改篆無義

篆

改作篆

注云各本篆體从辛豕今按五經文字穀下云从

辛省正从辛省之譌以毛豎如食辛辣也會意

按省為辛與如食辛辣之意不合

𧈧

改作𧈧从豕穴聲

注云此穴散之穴俗譌作穴聲篆體亦

誤今正又云周禮爾雅山海經有蜺字許無蜺𧈧即蜺蜺𧈧為古今字許不取蜺用今字也與鼠部之𧈧𧈧分別為三物

按从穴無義字書未有从穴者蜺𧈧異字爾雅音義蜺音誅字林余繡反或餘李餘水二反玉篇蜺余季余救二切解與說文及周禮注爾雅山海經注同𧈧與兕切後屬不謂蜺𧈧一字段以蜺有余救切之音又漢書揚雄傳師古注𧈧似猴印鼻而長尾與蜺字解同遂指為古今字自謂心得實肥決也說文虫部

有雌而云許無雌再則曰許不取孰視無覩是可怪矣

改豫古文作𩇑

駮 改作駮从馬平聲 注云古作𠂔字中直貫下或作𠂔是以

論曹魏者曰𠂔之字不十也詩釋文此字本作駮字林乃作駮
按𠂔非今字𠂔之字不十一時口語不足以證字體千里草卯
金刀皆非其字也詩釋文駮字又作駮字林作駮並未云本作
駮段氏改其文以為改篆之證

駮 改作駮从馬執聲 注云各本執譌執篆體上从執則失其

聲矣今皆正

按廣韻本孫恤五支六脂七之同用以後韻書及崑山顧氏唐
韻正俱同段氏執三部分用之說謂必不可通故云失其聲未
免固滯

炙

改作美从羊 注云節南山曰憂心如忮古本毛詩作如美

故毛傳曰美燔也各本羊誤作干篆體亦誤今正干部曰入一為干入二為羊羊讀若飪美从美聲郭璞曹憲音淫入鹽韻則直廉切今各書皆譌作炙矣

按詩節南山首章廿三設與廿四鹽通為一韻釋文韓詩作炙字書作𤇀說文作炙段云古本毛詩作美未知所據毛傳燔也非作美不作炙之證乃創為是說而一筆抹倒曰各書皆譌當不然矣大徐曰干非聲是說文不作美古讀有非後人所能通者漢書藝文志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辟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今儒陋習往往然矣

烱

改作烱从火目聲 注云目見日部望遠合也从日匕各本

篆體作炮皂聲按皂聲讀若逼又讀若香於駒不為諧聲皂聲與勺聲則古音同在二部葉抄本及五音韻譜作炮皂聲不誤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作炮皆誤

按皂讀若逼伊音駒亦伊音也駒在錫韻皂在職韻段氏音韻表廿三錫與五支為第十六部廿四職與七之為第一部謂必不可通故云非諧聲因皂又讀若香益信已說非謬遂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一概未殺斥曰皆誤毅然改篆而不顧許明言讀若駒願之駒駒是的省聲乃以偏旁之勺為聲云與皂同部不亦誣乎

𪔐 改作𪔐从炎西聲 注云各本篆體作𪔐解云舌聲鉉疑當是甜省聲非也此與木部之栝皆从西之誤谷部西舌兒鉉曰以丹切集韻他點他店切

按徐鼎臣曰舌非聲當从甜省聲其言是也心部恬从甜省聲
可以例視臆改从酉師心妄作其謬已甚

報

改作報从赤反聲

注云反或反非也

按反下云或从又不得謂反是而反非

命

改作命从大𠂔聲

注云各本作卯聲今正漢書與窳通用

其字當力救切謠从卯乃匹兒切矣

按史記表作南命侯徐廣音匹孝反衛青傳作南窳侯漢書功
臣表作南命侯師古音普教反云命窳字同書無作命者是从
𠂔誤而从卯不誤哉詳窳下

𠂔

改作𠂔从大从𠂔

注云各本作从𠂔五經文字曰說文从

大从𠂔𠂔音𠂔今依漢石經作𠂔又曰執者說文執者經典相
承凡報之類同是則張氏所據說文與今本迥異今隸用石經

體且改說文此部皆作幸非也今皆正

按幸从羊不从𠂔篆籀無作本者即以執字言之石鼓文執而弗射及鐘鼎文所錄盥和鐘齊侯鍾鐘齊侯鍾南宮中鼎敵敵皆从幸非隸體也蓋篆作本隸作幸明白易見不必自生葛藤張參不通六書於說文之學疏所言不為典要段氏喜新尚異見他書異說必改本書此改羊為𠂔全部偏旁以及書中籀篆執擇釋達楚誓譯異籀敵擊籀輝誓釋籀窺窺執釋繫窺峰驚驚繫驛熱澤窺擊擇擊捷達輝墊鐸皆改从𠂔不成字

𠂔 改作𠂔 注云內則正義引此云𠂔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人部兒下亦云从儿上象小兒頭腦未合也九經字樣曰說文作𠂔隸變作𠂔鬣腦等字从之細思等字亦从之攷夢英書偏旁石刻作𠂔宋刻書本皆作𠂔今人楷字譌𠂔又改篆作𠂔所

謂象小兒頭不合者不可見矣

按說文解兒字云象小兒頭白未合解白字則云頭會皤蓋也
象形江徵君聲曰內則正義所引有誤愚謂內則三月之末剪
髮為髻正義因經言小兒剪髮鄭注夾白曰角故先言白是首
腦之上縫又傳說文云象小兒頭白未合所引必兒字解今本
正義作 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頭腦不合也十字文義不
可通顯有舛謬小兒頭白未合及長大而合矣白為頭會皤蓋
少壯與老者共有之何獨云象小兒腦未合之形篆作因必非
後人所改段氏信唐元度謬說不察內則正義之誤引以為證
謂唐人所據說文如此確然可信遂改通部篆體以及它部之
皤認皤髻槐偲伯皤皤思慮洵槐皤皤細皤皤鰲鰲鰲皆从白
學者悉心以察之自知本書不誤而專言小兒腦未合者其說

偏非造字之旨亦非許氏解字之意也

德

改作德

德改作德在才部當從前考心部惠則說文原本非從改

按此因惠聲而从直作篆攷金石文字俱作惠不作惠所改非也

恬

改作恬从心酉聲

注云各本作甜省聲今正谷部酉下曰

舌兒从谷省象形他念切按許書本作酉聲木部栖及此恬字轉寫从舌乃改為甜省聲矣

按許書本从酉乃臆斷也恬作恬𢇛作𢇛不成字枯段氏有其說而未改

悞

改作悞从心大聲

注云此篆各本作悞解云申聲今正詩

四月正義蕩釋文皆引說文悞習也是唐初本有悞篆元應書卷十三云悞又作申引字林悞習也倉頡篇悞明也然則說文

作怵字林變作怵實一字淺人用字林改說文耳犬部紐下曰
犬性怵也可證許書故有怵篆

按玉篇怵習也明也怵同上習字之訓雖不言說文顧野王所
據必說文也一切經音義云怵又作怵字林云怵習也元應引
字書不專一家非必說文所無而後引他書惟詩正義及釋文
引作怵段氏自謂得聞遂謂唐初本有怵篆是以本字為不可
信也蓋怵怵一字怵為正文怵乃俗書字林作怵亦本說文並
非變體後人趨於約易多作怵久而忘其本字作怵耳

怵 改作怵从心栗聲 注云乃亂切此篆各本作懦从心需聲
人朱切乃淺人所改今正怵與人部便音義皆同弱也本乃亂
切音轉為乃過切廣韻猶韻怵而覓切換韻怵奴亂切過韻怵
乃臥切玉篇心部怵乃亂乃過二切皆訓弱也此自古相傳不

誤之字也因形近或譌為懦再誤為儒其始尚分懦懦為二字
二音故玉藻注云舒懦者所畏在前也釋文云懦乃亂反又奴
臥反怯懦也又作懦人于反弱也皇云學士是其分別井然而
轉寫懦譌為懦故五經文字曰懦人于反又乃亂反見禮記注
於是有懦無懦而以懦之反語入於懦下廣韻虞韻懦字下人
朱切又乃亂切其誤正同又考僖二年左傳懦字穀梁傳懦字
釋文轉寫皆譌作懦凡經傳懦字皆譌作懦不可勝正懦通作
奐或作𢇛漢書西南夷傳選奐後書章帝八王傳西羌傳選懦
史記律書選𢇛方言注懦撰今無不作懦者蓋需奐二聲分別
畫然需聲在古音四部人于切奐聲在古音十四部乃亂切而
自張參以下改奐為需不能証正說文心部之懦手部之𢇛皆
經淺人竄改以合里俗世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必以愚言

為然也

擣

改作換从手奐聲

注云各本篆作擣解作需聲引周禮作

擣祭今正古音奐聲在十四部需聲在四部其音畫然分別後人乃或淆亂其偏旁本作奐者譌而从需而音由是亂矣周禮六曰換祭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經文凡用換字二十唐石經周禮士虞皆作擣特牲少牢有司皆作換參差乖異此非經字不一乃周禮士虞經淺人妄改也郭璞而沿反李善而緣反劉昌宗而元反陸德明而臬反皆奐聲之正音也杜子春讀為虞芮之芮郭璞而悅反劉昌宗而誰反顏師古如閔反陸德明而劣反皆奐聲之轉音也古音十四部十五部最相近之理也廣韻虞韻作擣切而主薛韻作換切而劣不知其本為一字而五經文字云換如悅反字書無此字見禮

經孺汝主反見周禮是則唐開成石經正用張參之說故周禮與儀禮異字不知就禮經中何以士虞與他篇又異字也張氏云周禮作孺汝主反今按周禮釋文曰而衆反一音而劣反劉又而誰反絕無汝主一反不可以證陸氏周禮之本作換乎士虞釋文曰如悅反劉而元反又而誰反與特性少牢有司音義皆同亦不言而主反又不可以見士虞之本作換乎其云字書無換字則其所據說文已為俗改之本有孺無換而不知說文古本之有換無孺也禮經注曰換染也李奇子虛賦注曰染孺也

按需有與音錢少詹事大昕曰周禮斬人馬不契需鄭司農讀為畏需之需釋文需又乃亂反與孺弓人薄其帛則需釋文需人究反又注常應弦言不罷需也需人究反漢書賈誼傳坐罷

賴不勝任罷需即罷賴也鮑人欲其柔滑而脰脂之則需注故
書需作需鄭司農讀為柔需之需史記律書選孺觀望漢書西
南夷傳恐議者選與復守和解後漢書清河王慶傳選孺之恩
知非國典孺孺皆从需旁選孺選孺選與文異而義同皆取疊
韻柔需則雙聲也釋文孺與言溫與也詩烝民箋柔猶濡也
釋文濡如朱反一音如宛反說文孺染也从手與聲引周禮六
曰孺祭此周禮大祝文其字或作換儀禮特牲少牢作換公食
大夫士虞作孺是換孺本一字與需二文皆从而故換孺聲亦
相近而互用也杜子春讀孺為虞為之為後魏太武改柔然為
蠕蠕它書或作茹茹或作芮芮孺換柔然芮茹皆一聲之轉今
詳考諸書音義覆核錢段兩說則錢氏為長廣韻二十八獮賴
下有孺賴注云柔也或从需餘同而究切懶注云懶弱又奴亂

反二十九過候弱也或从需下文同乃卧切又乃亂切二仙煥
下云或从需餘同而緣切是廣韻於从與之字皆言或从需可
證聲相近而互用之說非謬矣周禮攷工記斬人釋文曰需音
須又乃亂反弓人釋文需人寃反下注罷需同是釋文於从需
之字亦作人寃乃亂二反與从與字同又如偏旁从需者少牢
釋文牖奴到反又人于反劉而誰反音亦與从與字同又可見
釋文所據說文古本有換無懦非確論矣說文需从雨而聲與
从大而聲斬人注需鄭司農讀為畏需之需說文與讀若畏候
之候謂需聲在十部與聲在十四部畫然分別不特拘而鮮通
抑且未攷古讀廣韻十虞儒下有懦儒柔也人朱切懦弱也又
乃亂切朱翔懦輟區反玉藻釋文懦乃亂反又奴卧反怯懦也
又作儒人于反弱也皇云學士段氏改上懦字作候下儒字作

儒謂分別井然不思引皇云學士乃釋儒字懦非其義矣是懦
字人朱切與儒同音非誤廣韻九虞懦懦取物也而主切十七
薛換括也如劣切此要需通用與周禮大祝儀禮公食大夫士
虞作懦特牲少牢有司作換及玉篇手部有懦無換心部有悞
無懦皆以需要音近互用顧野王在梁時陸德明在唐初已然
非自張參以下始改要為需惟以換懦為二字則張參之誤耳
說文有懦無換有懦無悞謂淺人竄改以合里俗是武斷也懦
而主切朱絃然柱反與儒懦人朱切輒區切平上不同音皆同
部蓋懦有人朱人究如究而而緣乃亂奴亂奴卧乃卧各音懦
有而主汝主人悅如悅而劣如劣而泉而元而誰如悅各
音不得以陸氏釋文未及而主一切指為音誤由於字誤也周
禮大祝儀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三篇皆作懦特牲饋食少牢

饋食有司徹三篇皆作換正聲相近而互用之明證段氏但舉大祝士虞與特牲三篇字異以為周禮用張參說而不解士虞與他篇字異之故竟未檢及公食大夫篇亦作擣亦所謂明察秋毫而不見目睫者矣

悛

改作悛从心豕聲 注云豕各本誤作豕今正豕讀若弛豕悛皆豕聲同在十六部今俗作豕悛此豕部下所云今世字誤以豕為豕也口部喙豕疑亦本从豕聲

按鉉云豕非聲未詳蓋闕疑也段氏以豕形近豕謂俗誤豕為豕以為得其聲然以意揣之遽改舊豕非也豕下解義字有譌舛而以豕為豕之文乃段氏肌改未足為據疑喙亦从豕聲更非

泚

改作泚从水戠聲 注云各本豕作泚解作我聲音五何切

字之誤也。今更正。按作泚則與漢志不合。遂有欲改志作泚者。攷漢志師古注曰：泚音哉。蓋沿音義。舊文水經注云：呂忱曰：泚水出蜀。許慎以爲泚水也。从水戠聲。分別許呂。古今異體俗改泚爲泚。非是。廣韻十六咍曰：泚水名出蜀。此用字林集韻十六咍類篇水部皆云泚。或作泚。此許字之佚。見於古籍者。

按說文泚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別無泚字。水經注泚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亦从我不从哉。錢少詹事大昕曰：地里志作泚者。傳寫之誤。廣韻十六咍有泚字。沿誤。實始於唐李廣芸曰：水經注水發谿東南流與泚水合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泚水出蜀。許慎以爲泚水也。从水我聲。以此驗之。師古之音誤也。六書故泚泚兩收。謬矣。水經注新舊刊本絕無作泚者。戴氏震校定本作呂。

忱曰澦水出蜀許慎以為澦水也从水我聲戴所校定義順理
明而說文之作澦不作澦古本皆然確乎可信矣段氏乃云分
別古今異體呂作澦許作澦改書以就己說不惟誣古抑且倍
師其謬實甚玉篇澦水出蜀郡澦水名澦澦兩收玉篇雖本說
文頗有升降損益至唐上元之末孫強增多其字宋陳彭年吳
銳邨雍輩彌復廣益次第亦為所亂非顧野王之舊也廣韻十
六咍澦水名出蜀本字林七歌澦水名在汶江節取說文亦兩
字並收未之詳覈集韻十六咍澦水名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
南至南安入澦或作澦七歌澦說文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
江類篇同澦引水經注澦引說文竟似蜀有澦澦二水遞相沿
襲莫能是正然皆未嘗言說文作澦何云許字之佚見於古籍
顏師古注地里志依字林作澦非必班史之舊文也

改古文沈作合 注云各本篆作洽誤今正臣鉉等曰口部已有此重出則鉉時不從水旁也口部合下曰山閒陷泥地從口从水敗兒蓋合字在古文則為沈水沈州在小篆則訓山閒陷泥地如𨔵字在籀文則訓順在小篆則訓𦵏皆同形而古今異義也

按女部𨔵𦵏也又嬌順也籀文作𨔵蓋籀文以為嬌字古時字少故多兩用非同形而古今異義也水部有治訓緣水而下段氏並未之及

改露古文𨔵作𨔵 注云此取初古文也𨔵則以小篆法整齊之按字本六書故所謂怪舊𨔵而善野書也云以小篆法整齊古文大謬許叙篆文合以古籀定為正字以小篆法書之其重文之古籀則中豐而首尾皆銳依其本文未以小篆法整齊之也

𩚑

改作𩚑从魚𩚑聲

注云𩚑作𩚑少一畫者誤今盧啟切古

音在十六部與豐聲在十五部不同

按𩚑入齊韻不當从𩚑𩚑亦盧啟切則𩚑聲是也

𩚑

改作𩚑解云从耳丿下垂象形

注云丿今補

按字作𩚑故解云从耳下垂為象形字今改作𩚑解从耳下增

丿所謂破壞形體手部𢶏金部𢶏車部𢶏俱改同此

聊

改作聊从耳𢶏聲

注云𢶏各本譌作卯篆體亦譌今正洛

蕭切古音在三部讀如劉

按聊字卯聲洛蕭切蒙無窒碍詩唐風聊與條韻皆三蕭不讀

如劉三百篇之音不得謂非古

𢶏

改作𢶏

挾

改作挾从手夾聲

注云各本作夾聲篆體从二人今皆正

从二入以形聲中有會意也 又云俾持謂俾夾而持之也亦部夾盜竊裏物也俗謂蔽人俾夾然則俾持正謂藏匿之持如今人言懷挾也孟子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勲勞挾故此皆本義之引申

按說文形聲相从之字或取同部之聲或取相近之聲挾在帖韻夾在洽韻夾聲者相近之聲也相近者為合韻段氏固言之矣夾訓持挾訓俾持从夾即形聲有會意也必謂蔽人俾夾以盜竊裏物為會意未免固滯

舉 改作擇从手舉 注云此篆各本作舉云對舉也下文出揚敬二篆即出舉篆云對舉也不特義同形聲亦不甚異今按玉篇列字次第擇下揚上作擇正言切舉也說文擇下揚上則作舉顯是擇篆之譌蓋希馮時所據說文未誤也說文本有舉無

舉後人自謫舛耳廣韻廿二元亦曰擇舉也上林賦毛詩箋漢書音義通俗文皆有捷捷即此擇象也字从手舉會意又舉下注云與即舛轉寫改之左傳使五人與緇從己舛之假借也舛者舛舉也舛者非一人之詞也舉之義亦或為舛俗別作舉舛入說文音以諸切非古也

按字之形聲相近而義同者多矣其將盡改之手說文有舉有舉並非謫舛擇从兩手必非古字說文舉下出揚舉玉篇擇下作擇而舉字相去一百四十三字不列揚下未可據次第為說集韻沿廣韻之舊無舉類篇本說文有之繫傳舉下云一曰與惠棟云當在舉下其言是也捷見於詩箋漢書音義諸書廣韻有擇無捷則集韻類篇皆知其誤故錄捷而不收擇可知擇乃捷之俗體

拊

改作拯从手丞聲

注云各本篆作𢇛解作升聲今正易明

夷釋文曰丞音拯救之拯說文云舉也子夏作拊字林云拊上舉音承然則說文作拯字林作拊在呂時為古今字方言出休為拊出火為蹻方言之書多經轉寫改作拊即以今字改古字之一抑或子雲固如此作許不之錄耳用拯馬壯吉今作拯陸德明作丞云拯救之拯猶艮不承其隨云承音拯救之拯左傳目於晉井而承之云承拯救之拯也集韻拊承攢拯丞五形同字丞承即取艮隨二卦釋文類篇丞作承今本釋文改丞為拯遂使集韻類篇之本原泯沒矣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李引聲類丞亦拯字此丞之證也列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注承音拯引方言出溺為承此承之證也玉篇曰承聲類云拊字然則聲類之作承作丞固難考集韻曰承者承之或體又云古从丞

作登不从升者丞登皆有上進之義形聲中有會意經典登作升皆假借字升之本義實與上舉無涉

按玉篇拼音蒸又上聲橙拯並同上承聲類云拊字以拊為正字拯列重文廣韻十六蒸云拊譏蒸切注云上舉易曰拊馬壯吉說文音蒸上聲四十二拯云拊橙竝上同見說文一切經音義卷二卷九引說文拊上舉也是說文作拊不啻重規疊矩陸氏釋文字林與說文往往互謫今人習用拯無用拊者謂呂忱時拯為古字拊為今字豈其然乎方言作拊乃云轉寫以今字改古字亦自知其說牽強又云或子雲如此作而許不之錄改說文而以為許所不錄其將誰欺爾雅釋詁登升也登作升非假借

援 改作援从手妥聲

注云各本作委聲今正徐鉉曰俗作援

非乃因說文無妥而為此謬說

按玉篇廣韻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皆从委廣韻云俗作按大徐說非凡斷也說文無妥字偏旁有之學者多疑其脫漏然徐鍇疑義篇載偏旁有其字而諸部不見者謂相承奪誤非著書時本無獨不及妥南唐二徐雖未盡可據要於許書用心勤矣接非難辨之字何至為謬說蓋隸書改从委之字為妥者甚多故不从俗作也

𡇗 改作𡇗从女𡇗聲 注云各本作執聲篆作𡇗非也今正从執則非聲矣西伯戡黎釋文云摯本又作𡇗是陸氏所見尚有作𡇗者

按廣韻廿六緝𡇗之入切至也六至𡇗脂利切至也玉篇曰𡇗之利之立二切說文云至也是摯執兩讀而義則同依小徐本

讀若執則同音同部不得謂之非聲矣手部執从手執聲段氏不曰非聲又自亂其例全書中立一說而前後不相合者多類此西伯戡黎釋文執本又作藝今所引藝字从執未知據何時刊本徑改解義云讀若執師心自用証妄甚矣

𠂔

改作𠂔

𠂔

从𠂔下之𠂔者作𠂔以下下𠂔

𠂔

改作𠂔从氏丁

注云从氏下者氏猶是謂此木之下下者

大木也木幹大於上體故製其字从下

下者木本也作大木誤

按改本作本依六書故所僞唐本又仍其故智改𠂔篆迷謬不論豈不悖哉

繼

改作繼从系繼

注云各本篆作繼解作从系繼則不可通

今正此會意字从系繼者謂以系聯其絕也自傳寫譌亂併篆體改之因又刪繼篆矣又增繼篆云繼或作繼反繼為繼

注云大徐無篆文但有一曰反蠶為繼六字不可了小徐本云或作蠶反蠶為蠶今依以補一篆文乃使文從字順矣反之而成字者如反已為吕反人為匕反正為乏是也小徐本見韻會莊列皆云得水為蠶此篆見於古書者惟此而莊謠作蠶

按說文繼續也从糸蠶一曰反蠶為繼字訓續反蠶為繼因形以見義也絕訓斷絲二字相反从蠶則不可通矣以糸聯其絕邛學究之會心每多此類不意博通如段氏有此謬解或作蠶乃韻會語誤謂錯本增篆改注惟所欲為必使說文全非原本而後快於心何也

𦘒 改作𦘒从糸𦘒聲 注云𦘒各本作𦘒併篆體作𦘒今正此用𦘒部之𦘒為聲非用𦘒部之𦘒為聲也

按𦘒部與段氏改作𦘒非說文

轡 改作轡从絲車 注云各本作从喜五經文字同中从
軸末之喜也惟廣韻六至轡下云說文作轡此蓋陸法言孫恂
所見說文如此而僅存焉以絲運車猶以杖輓車故曰轡與連
同意祇應从車不煩从喜也今據以正誤

按經傳字書無作轡者惟廣韻云說文作轡此必以楷字作轡
絲車在上下从口而說文作轡从喜別其字之異體非說文作
絲車乃轉寫誤脫非顧希馮輩俱見說文誤本惟孫恂陸法言
所見為原書也以馬駕車絲繫軸端而後能行故从絲从喜執
轡以御車非以絲運車若專言以絲運車則為絲曳以行非馬
轡之意與連同意者謂連義輓車而行馬轡御車而行與同意
也段氏好異用彼改此許沖云巧說哀辭使天下學者疑是之
謂已

颶 改作颶从風曰聲 注云各本作日月之日非聲也今併篆

體正于筆切

按于筆切則曰聲是也从曰非聲

墜 改作墜从阜土象聲 注云小徐作篆非其聲也今正大徐

作从隊阜部隊音徒玩切其繆愈難糾矣

按大徐作从隊並不云隊聲金部銳或从篆段氏無以易諸

鐺 改作鐺从金刀𠂔聲 注云此篆二徐皆作鐺別無劉篆鐺

古書罕用古未有姓鐺者且與殺義不協其義訓殺則其文定
當作劉楚金疑脫劉篆又疑鐺之𠂔下本作刀轉寫謫田後說
是也竹部有劉劉聲水部有湍劉聲又劉劉𠂔又劉向劉𠂔以
許訂許此必作劉若無劉字劉聲無本矣今輒更正篆文以截
斷眾疑至若此字𠂔聲非卯聲絕無可疑者二徐固皆不誤蓋

凡邪聲之字皆取疊韻而又雙聲邪邪皆在古音第三部而各有其雙聲故二聲不可淆混東漢一代持卯金刀之說謂東卯西金從東方王於西也此乃讖緯鄙言正馬頭人人持十屈中止句一例所謂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之野言許之所以造說文正為此等矯而煉之隙而格之使六書大明以視何休之恃此說經其相去何如也正劉為劉許君之志也或疑其有忌諱而隱之夫改字以惑天下後世君子不出於此

按惠士奇曰留以邑氏公羊說也又見王風毛傳則留即劉何疑卯金刀之說見於讖緯光武篤信之諸儒不敢言其非故說文無一言及之玉篇鐫古劉字錯云傳寫誤作田非也其說較段明確多矣爾雅獬廌殺也並不从刀則鐫訓殺有何不協即云以許訂許必有劉字亦當作劉不當改鐫作鋤凡字有筆畫

並未增省而易其形即不成字者如所改鋤字是也說文劉澍俱左作𠂔右从刀不作𠂔段氏固曰改字以惑天下後世君子不為何其不自居於君子邪

矜

改作矜从矛令聲

注云各本作今聲今依漢石經論語淶

水校官碑魏受禪碑皆作矜正之毛詩與天臻民旬填等字韻讀如鄰古音也漢韋元成始韻心晉張華女史箴潘岳哀永逝文始入蒸韻由是巨巾一反僅見方言注過秦論李注廣韻十七真而他義皆入蒸韻今音之大變於古也矛柄之字改而為矜云古作矜他義字皆作矜从今聲又古今字形之大變也徐鉉曰居陵切又巨巾切此不達其原委之言也

按毛詩與天臻等字韻韋元成戒子孫詩與心韻蓋兩讀也徐鉉故兩存其音漢石經校官碑受禪碑皆隸書不得以隸正篆

周伯琦六書正譌作矜云俗作矜非實段氏所本伯琦妄改說文謬於六書之指其以戊為戈矛之戈庚為鍾虞之虞誕謾巨信錢少詹事謂是六書之異端段氏雖不偁引往往依以為說由未免好異之習也漢韋元成去古未遠當有依據後儒捫燭扣槃就所知聞以為今音大變於古不然之事斷可識矣

中 改作甲

又改古文命作中 注云今本小篆作中古文作命今正 又戎字注云古文甲小篆甲所異甚微漢隸早字平頭知小篆本平頭古文乃出頭作中轉寫既久惑不能別用出頭者為小篆別取汗簡所載異體為古文今一一正之

按以漢隸知篆文甲之平頭所見已非謂古文取之汗簡更誤郭忠恕本說文載此體非後人取汗簡改說文也解中刪甲象

人頭四字蓋以複上文太乙經語謂為衍文亦非自甲至癸皆象人身故申言之為下起例也

𠂔古文申 改作𠂔 注云虹陳篆下如此

按段以元字重文作𠂔以此為誤遂依虹陳字偏旁改篆殊不知古金石之字作𠂔中無二點見齊侯鐘有二點者古文申也今本說文誤以𠂔為𠂔耳且虹篆重文段已改从籀文而此又引為證前後不符亦見其疏

古金石之字之當作元

牆古文𠂔 改作𠂔

按所改筆畫小殊已乖篆意